

從杜子春看——命定性格

楊皖英

在中國古典小說中，最能大膽描摹生命歇斯底里，無法抗拒的無奈情懷，要算唐代傳奇中的杜子春了。

杜子春的寫作背景，雖然是遙遠的唐朝，但所呈現給讀者的，甚至整個人類的是一種宿命的悲哀。這是超時空，含有宗教悲感的。這也就是它最大的價值所在。

不論中、外許多作品，強調的內容，所欲加諸讀者的，不外人生一世的飄忽空「零」，男女愛戀的悲歡離合，倫理、宗教等等形上的諸多難題，其終結也未必能明白宣示人生真諦。究其原因，多半是不敢突破一世的人生命定界止的傳統觀念。而「杜子春」在千餘年前的唐代却已有了突破性的思想，不能不令人驚服。當然我們也不能太漠視那個時代背景所演發、所促成作者的思想型態。佛、道在唐朝大肆風靡，影響所及，一代文人多少都染有超凡出塵的幻想因子，迷信仙道、仙術，在文學上不免受其影響。但是如果仔細分析杜子春和佛、道思想的連帶關係，就可知道二者是截然不同的。杜子春所宣示的是人生命定性格的無法突破——突破那個來自娘胎就賦有的個性，而那個性是不容於這個社會的，也就是說那個個性

給自己一生帶來了不愉快（我們姑且不論那個社會所呈現的是何種價值觀，何種人生觀）。而佛、道的教義，是希望人生在世多積善德，普渡衆生至涅槃境界。表面上看佛、道的旨意頗爲高妙，但是作者却有意指出它是理論性、是幻想型而非實際的，現實的。由文中主角一再善行的結果却仍然是幻夢一場，悲苦一生可知。

「生，就是謬誤」雖然是極消極，極不可避免被指摘的控訴，但是對於歷經人生二世，受盡各種磨難的杜子春而言，「生」，是確屬無可奈何的荒謬的。

經不起外界的任何引誘。在「慾望」闖入之時，始激盪起了「性格」，看來杜子春是異常軟弱的。然而，誰能想到那是命定的呢？整個事件的簡單架構是這樣的：從杜子春的命定性格到第一次人世的失敗，接着毅志的重新鍛鍊，最後歸於第二次人世的失敗。縱貫全篇的着眼是放在杜子春（即人類）的性格上（這裏的性格包括各種的心態活動）。這也是本文主要討論的重點。

「少落拓，不事家產」種下了杜子春的命定性格因子（這是全文的起點，也是人性探討的開端）。最初他因「縱酒閒遊，資產蕩盡」而不被親戚所容，也就是說子春的個性不被「生」的環境所接納。（因爲命運——生，幾乎是完全操縱在所處的社會上）而這個生的空間裏，因爲沒有一個社會是足夠寬廣包容性，所以「生」才會是恆常的浩嘆。第一次子春的浩嘆是在「餓寒徬徨於西門時『仰天長吁』」發出的。到這裏爲止，可說是第一世中第一度「生」的終結。第二度生的開始，是由老道士給予子春超過他所要求的一百倍金錢而揭開。爲什麼老道士要給一百倍的價錢呢？這是耐人尋味的地方，但是如果解釋成作者有意給予子春足夠再次另創生機的充分機會，也是可以成立的。而其目的無非是要特別強調「毅力」經不起考驗。

「子春既富，蕩心復熾」這是人類性格中一種很普遍根深的弱點，作者利用它來展開悲劇。子春對於未來生活很有把握「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」這也是指出人類建立新生活的普遍缺乏成熟認識的幼稚心態。第二次不可避免的又失敗了。作者再度寬容，給他第三次的機會。老道士所說的「君復如此，奇哉！吾復將濟子幾繆方可」中的「奇哉」一語，是又一次對「生」的懷疑。第三次結果又失敗了。失敗的潛在原因是，人為的勉強掙扎，終於抵不過命定的性格。（文中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地方——子春對老道士的態度。從第一次「感激之氣，發於顏色」到第二次「慚不應」再到第三次「不勝其愧，掩面而走」可以知道子春的內心一直深受着矛盾行為的煎熬。本能性格難以突破的磨難，被強烈地表現出來了。）這時老道士不免又發出了第三次的哀嘆「嗟呼，拙謀也！」

以人之常情來看，經歷三次失敗打擊後，信心是很難再繼續撐持下去的。作者也利用這種性格的演變，安排了子春的軟弱。「立事之後，唯叟所使」是子春在沉沒中求救的哀呼。（這裏必須注意到的是子春所立之事，他把生的機會付託在眾人認可的，宗教性的，好的行為模式裏。作者有意把子春的後期生活安排得很有價值，很完滿，是有其用意的。）

老道士的角色是作者安排來提携子春超越陷溺的支持力。他努力使子春跳出自己的個性，他伴同子春到試煉的仙境。「彩雲遙覆，驚鶴飛翔，其上有堂，中有藥爐，高九尺餘，紫焰光發，灼煥窗戶，玉女九人，環爐而立，青龍白虎分據前後。」這是仙境，與人間世界成了極鮮明的對比景象，而那奪人心魄的藥爐，更給人一種渺不可及，高不可攀的眩惑。

整篇主旨所要強調的是「慾望」的難以駕馭，而性格又難以超出慾望，結果命定的悲哀就如影隨形了。接下去的情節當老道士警戒子春「慎勿語」時即可透知作者是暗示着人應「慎勿慾」。人生的一切災變，一切情感都非真實，只要不動慾念，就不會沉入痛苦的深淵。

在子春試煉之前，作者又再度賜之寬容。「子春視庭，唯一巨甕，滿中貯水而已」指出子春應了然未來的一切只不過是有限而復難久的一甕水而已。

接着，作者用虛幻的景象暗示出種種的磨折，種種激烈的摧殘。起初子春的意志表現得十分堅強，十分有信心，這種難能的自恃力，已足以令人欽佩了，但是作者所要揭櫫的是更血淋淋，更殘酷的事實，那就是這一切的努力仍歸徒然。

前面提到本文的最大特色是突破人生一世的傳統觀念。作者用兩世的超越來尋求答案。子春在第一世前半生是失敗的，後半生因為意志的火焰還旺盛，所以僥倖成功，但是再繼續第二世的試煉，那一點點個性的不能突破，結果還是失敗。這是深刻尖銳反對下乘宗教的大膽結論。

文中還有一個很對比、很反常的人性素描是值得尋思的。子春在第一世命定為男子，以男子的剛性角色做試煉。雖然結果是通過了，但是他所面臨的挑戰，却是致命的。這一段是這樣寫的「其妻號哭曰：『……人誰無情，君子忍惜一言！』雨淚庭中，且咒且罵，春終不顧。將軍且曰：『吾不能毒汝妻耶？』令取剉碓，從脚寸寸剉之，妻叫哭愈急，竟不顧之。」在第二世子春被命定為女子，再以女子的柔性角色接受試煉。這種一世為男，一世為女的對比，是很周密的構思。

在第二世的考驗就愈形嚴厲了，已探觸到人性最深的弱點。這是全篇的最高潮，也是強有力的收結處。在盧珪的超俗情愛下，子春身為女子，忍不住軟弱地撒下了愛的種子（同時也撒下了悲哀）。在愛的各種型態中，作者偏偏揀選了是最不容置疑，最聖潔的夫婦、父子、母子的人倫親情作為試煉對象，這也是有其用意的。「盧大怒曰：『昔賈大夫之妻，鄙其夫才，不笑，然觀其射雉，尚釋其憾。今吾又不及賈，而文藝非徒射雉也，而竟不言，大

丈夫爲妻所鄙，安用其子。」乃持兩足，以頭撲於石上，應手而碎，血濺數步。子春愛生於心，忽忘其約，不覺失聲云『噫』。」在這中間出現了兩個很不尋常的人性，其一是盧生對於親子的感情是建立在對妻子感情的附庸上，不但未重視其子是一個獨立的生命，承認他自身有生的權利和價值，反而加以毀滅。這是作者再度肯定「生」是荒謬的表白。其二是子春所「噫」的感情出發基點，不是爲了另一個「生機」的殞落而悲哀，而是爲了愛的天性，這是作者有意製造的更大諷刺。

「噫」就是宣告失敗，人生新局的美夢到此幻滅了。從文首的「仰天長吁」到文末的「嘆恨而歸」籠罩了整個人生——失敗的，陰鬱氣壓。這不是極悲愴、極淒涼的嗎？

文學評論第三集預約

平裝定價90元 預約72元

精裝定價120元 預約96元

第一、二、三集合購特價

(預約至六月二十日止)

平裝 220元
精裝 285元